

《世纪难题》丛书

主编 何慧

吕天 著

邪恶的罂粟

—20世纪毒品问题扫描

重要出版物 ▲

XIEE BE
YINGSU

总序

20世纪行将结束，新世纪即将来临。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啊！它是复杂多变、惊心动魄、扑朔迷离的世纪，是成就与灾难、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迷惘并行并存的世纪。我们既可以用非凡、了不起这样的词句，来赞美它的文明和发达，也可以用恐怖、悲惨，来斥责它的野蛮和混乱。

20世纪，是色彩斑斓的一百年，也是意味深长的一百年。它既是委婉曲折的故事，更是波澜壮阔的画卷。且不说对整个世纪的概括，单是对世纪尾声的议论，就已经有千差万别。乐观主义者的眼前是一片光明，悲观主义者的心中则是阴云密布。有人在凯歌行进，有人在轻歌曼舞，也有人在低头沉吟。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百年的沧桑，一百年的变迁；一百年的经验，一百年的教训，岂是如斯笔墨能够书得尽的。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书，不得不写，因为我们知道，有些问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纪里，既有伟大的创举、惊世的奇迹，也出现了人类从未遇到过的难题，如和平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贫困问题、难

总 序

民问题、毒品问题及艾滋病问题等等，有些问题历史上虽然也曾经出现过，但从未有如此严重。这些问题旷日持久，至今尚未解决。它们不仅给现在的各国带来困扰，而且将延续至下个世纪。它们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影响人民生活，关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它们不是使个别国家受害，而是在全球引起连锁反应。它们不是单一民族的困境，而是全人类共同的难题。

背对前人，面对后世，作为当代的学人，怎能不担起这副虽然重不能负，却也不得不负的精神担子。这不是貌似深沉，也不是故作姿态，这是我们——一群青年学者——行此“义举”的初衷。

21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人类的历史又将翻开新的一页。那将是怎样的一页呢？

为了这一页更加辉煌，更加灿烂，为了这一页不再出现上一页的悲剧，了解世界的昨天和今天所出现过的，以及还在出现的问题，对于我们人类的明天，一定是有好处的，我们深信这一点。

何 慧

1999年11月1日

《世纪难题》丛书编委会

顾问 沈永兴

罗曼丽(英)

主编 何慧

副主编 黄光耀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车文辉 吕天 刘金源

何慧 陈俊合 贺璋璐

黄光耀 黄贵荣 谌小卫

目 录

总 序 (1)

第一章 阳光下盛开的邪恶之花——世界毒品问题透视

.....	(1)
一、毒品世界的“潘多拉盒子”	(2)
带来万种罪恶的罂粟和鸦片	(2)
梦神杀手——吗啡	(6)
毒品之王——海洛因	(7)
古柯叶与可卡因	(10)
安非他命	(15)
忘我丸、裂毒和冰毒	(16)
大麻	(19)
人造毒品万花筒——LSD、特殊 K 及其他	(22)

目 录

二、吸毒上瘾原因的探索	(25)
吸毒的生理和心理因素	(26)
吸毒的文化环境因素	(27)
价值体现与内心体验?	(29)
三、白色杀手，黑色流毒	(31)
毒品对社会发展的危害	(31)
世界人种的退化	(33)
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暗礁	(35)

第二章 铲平金三角，埋葬金新月——亚洲扫毒战纪实	
.....	(38)

一、金三角——美丽的传说，罪恶的土地	(39)
黄金半岛屋脊上的罂粟花	(39)
金三角毒源形成的种种原因	(43)
金三角地区的反政府武装与毒品生产	(46)
二、金三角毒枭面面观	(48)
国民党余部——“雷将军的九十三师”	(48)
罗星汉——金三角第一个毒品王朝的鸦片将军	(51)
金三角毒品大王——坤沙	(55)
金三角地区的其他贩毒集团	(68)
三、金新月地区的产毒与贩毒	(73)
新月诞生新毒源	(73)
从阿富汗到加尔各答——海洛因贵族的开伯尔 小道	(76)

四、硝烟弥漫的亚洲扫毒战场	(79)
日本——遏制“第三个兴奋剂泛滥期”	(79)
新加坡——从“琥珀行动”到“宇宙行动”	(81)
泰国——为了年年都无毒	(83)
缅甸——“梅龙”在怒吼	(86)
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的缉毒行动	(87)
国际联手铲平金三角	(89)
金新月地区的反毒圣战	(92)
各国政府严惩毒贩，挽救瘾君子	(95)

第三章 清除银三角的罪恶——拉丁美洲的禁毒行动

.....	(97)
一、毒品厨房里的屠夫——哥伦比亚麦德林贩毒集团	(97)
麦德林——春城变毒窟	(98)
古柯碱大王——埃斯科瓦尔	(104)
麦德林集团的第二号头目——奥乔亚	(122)
歌伦比亚黑手党教父——卡洛斯·莱德尔	(126)
麦德林贩毒集团的“军事指挥官”——“墨西哥人”加查	(131)
二、哥伦比亚新任毒王——卡利集团	(135)
卡利集团的崛起	(135)
洗钱与核潜艇——卡利集团的势力发展与内部争斗	(137)

目 录

三、银三角阴影下的拉丁美洲——贩毒与反毒的较量	(140)
· 第四章 美国的毒品问题 (149)	
一、美国现代史中的毒品 (150)	
“嬉皮士运动”与“大麻大军” (150)	
“可口可乐”和“海洛因流行症” (152)	
二、美国成为头号毒品消费国——80年代美国的毒品问题 (156)	
威胁美国未来的毒品 (159)	
卷入毒潮的青少年 (162)	
三、美国进行“鸦片战争” (165)	
布什总统的扫毒战 (165)	
克林顿时期美国新的反毒计划 (169)	
“新疆域行动”显神威 (172)	
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扫毒 (175)	
重金悬缉毒枭 (179)	
反毒新军——“嗅毒犬”公司 (182)	
扫毒战中的高科技 (185)	
第五章 白色瘟疫蔓延的欧洲 (187)	
一、欧罗巴上瘾——欧洲毒品问题扫描 (187)	

英国——“软”的“硬”的都流行	(189)
荷兰成为毒品走私通道	(192)
毒品通过“小道”进入德国	(195)
前苏联废墟上诞生的毒品天堂	(197)
从法国到捷克——欧洲处处有毒品	(199)
二、黑手染白粉——意大利黑手党与贩毒	(201)
意大利黑手党的起源和发展	(201)
意大利黑手党的家谱	(203)
清剿黑手党	(206)
三、欧洲各国的禁毒政策和行动	(210)
“殿堂行动”和“加马行动”——西班牙展开	
大规模扫毒	(210)
英国加强缉毒，大战“地狱天使”	(213)
欧洲各国的禁毒法令	(218)
欧洲各国扫毒的新成果	(219)
第六章 洗钱与国际社会的反毒品洗钱战争	(222)
一、复杂而高明的漂洗过程	(223)
二、贩毒集团的洗钱业	(226)
三、庞大的冰山——1995年罗健民洗钱案的启示	(228)
四、海盗银行毒贩办，洗钱天堂寰宇开	(230)
从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美国洗钱业的猖獗	(230)
海水脱盐机里的硬币与荷兰三明治	(232)

目 录

国际信贷商业银行的高招	(234)
法国毒品黑钱泛滥	(235)
遍及全球的洗钱天堂	(236)
欧元——贩毒洗钱的新工具	(240)
五、国际社会的反洗钱战争	(241)
“极冠行动”挖“地雷”	(241)
“绿色回归行动”	(243)
“金钱手术”——国际合作破获卡利集团 洗钱案	(245)
“绿冰行动”和“卡萨布兰卡行动”	(246)
进行反洗钱立体战的美国	(248)
瑞士的洗钱与反洗钱	(250)
反洗钱，路漫漫何处是尽头	(255)
 第七章 中国禁毒报告	(265)
 一、鸦片——近代中国耻辱的毒汁	(265)
二、中国无毒的日子不再	(272)
世界禁毒史上的一个奇迹	(272)
毒雾重现——当代中国内地毒品问题	(275)
台湾和香港的毒品问题	(287)
中国禁毒——跨世纪的决策	(291)
三、神州大地，天罗地网	(300)
80年代第一次缉毒行动	(300)
“零点行动计划”	(303)

目 录

围剿平远街	(306)
“9601”大案——消灭中国头号大毒枭	(310)
神圣的国门——中国海关缉毒实录	(313)
清扫中国铁路上的毒瘤	(316)
摧毁黑巢——破获第一起特大冰毒制造案	(320)
四、中国与世界合作扫毒	(323)
合作禁毒的新篇章	(323)
跨过大洋的追捕——中美联手缉拿毒贩	(328)
甘蔗取代罂粟——中缅边界大禁毒	(333)
第八章 禁毒，人类永远的战争—— 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一些思考	(335)

一、禁毒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335)
二、饮鸩止渴的毒品合法化建议	(338)
三、彻底禁毒，全面出击——综合治理毒品 问题	(343)
四、国际合作扫毒	(347)
国际社会的早期合作和重要的国际条约	(348)
80年代的国际合作	(351)
国际扫毒的合作与分歧	(353)
寻求“新马歇尔计划”	(356)
“擒虎陷阱行动”和“圣马丁行动” ——国际合作加大扫毒力度	(360)
联合国发起生物战	(362)
90年代国际合作扫毒的新进展	(363)

第 1 章

阳光下盛开的邪恶之花 ——世界毒品问题透视

毒品，这个世界性的瘟疫，在全球肆意蔓延，成为难以治愈的世界癌症。据 1998 年的统计，目前全世界的瘾君子总共有 1.8 亿人，其中吸食可卡因的就有 5000 万人，在全球人口中，平均每 40 个人中就有一个瘾君子。全世界参与毒品犯罪活动的有 100 万人，每年毒品交易总额在 1 万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意味着毒品黑市已经超过了石油市场的收入。

贩毒和吸毒已经夺取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而且每年还有数十万瘾君子命丧黄泉，毒品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以往历史上任何一场世界大战。

这真像诺扎丹马斯所预言的世界末日，由毒品所引起的世界末日。在当今世界中，毒品狂潮铺天盖地，毒品花样不断翻新。在毒品的黑白世界里，不仅有起所谓镇静作用的鸦片、吗啡、海洛因等，也有兴奋瘾君子中枢神经的可卡因，更有使吸

毒者认为力大无比，拥有超人本领的幻想剂。在这个黑白世界里，不仅有从天然植物中提炼的“白面”，还有人工合成的“黑丸”。在这些毒妖魔怪的引诱下，全世界的瘾君子以身试毒，贩毒分子以身试法，遗憾人生，祸害社会。

一、毒品世界的“潘多拉盒子”

带来万种罪恶的罂粟和鸦片

根据植物学家的分类和研究，地球上大约有 25 万种植物，其中有数千种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毒素。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并非所有含有毒素的植物都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其中一部分及其衍生物由于使用不当、滥用，才蔓延成为“整个人类社会深感头痛的瘟疫”，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从历史上看，许多有毒植物的发现，先是从正确认识和积极利用开始，然后才走向反面。目前，在已知有毒素的并且能衍生出所谓毒品的植物中，最为主要的是罂粟、古柯和大麻，被人们称为“毒品原植物”，而其中以罂粟衍生的毒品最多、最有害。

关于罂粟，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罂粟花被一个恶魔所控制，它只能开出凄惨的白花和蓝花，恶魔不许它开出红花。有一天一位英雄途经这里，看到罂粟被恶魔蹂躏，就拔出宝剑同恶魔进行决斗。英雄最终战胜了恶魔，但他也身受重伤，鲜血流到了罂粟上，把那凄惨的白花和蓝花都染红了。

从植物学的角度看，罂粟是一种两年生的草本植物，全株

无毛但含有白粉，叶子呈椭圆形或长卵形，有着锯齿般的花边。罂粟夏季开花，花瓣四片，或殷红或雪白或姹紫，红者极艳，白者极素，紫者极雅，看起来妖艳美丽。花谢之后，由花蕊部长成一个硕大的小口大肚的球形果实。

罂粟的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在史前时期瑞士湖上房屋中就曾发现有罂粟籽壳。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地中海东北部的希腊人和小亚细亚半岛山区的人们就发现，漫山遍野生长的罂粟不仅以其轻盈娇艳的花叶令人赏心悦目，而且其果浆带有实际上的麻醉作用。当罂粟长到一定高度时，用刀划剥罂粟果的表皮，便会流出一些白色液体附在果上，干燥后凝结成胶状，变成褐色。这种胶状物质即生鸦片，味苦，有臭味。用大锅加水后制成熟鸦片，色黑。鸦片中含有蛋白质、矿物质、矿物盐、有机酸等 25 种物质，可以治疗多种疾病。

罂粟曾是古代人类的崇拜之物。鸦片在 8000 年以前已为西亚的苏美尔人所熟悉，他们用象征符号“哈利格尔”来表示鸦片具有产生欣快感和满足感的威力。随后亚述人、希伯来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掌握和熟悉了鸦片。早在公元 3 世纪的罗马石棺上，就有一尊躺卧着的大理石塑像，他的手中就拿着两颗罂粟的籽囊。历史悠久的古希腊人也在很早就开始栽种罂粟，并传到了地中海沿岸。在塞浦路斯出土的公元前 1500 多年的青铜器时代的陶罐，就是仿照罂粟的形状而制造的器皿。在古希腊的货币、陶器和珠宝手饰上都可以找到罂粟的形象。

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特洛伊城美丽的海伦可以调制一种药，这种药具有“消除所有的痛苦和争吵，却不会带来一桩罪恶”的特殊功能，其实就是因为她的药中含有鸦片的成分。从公元前 400 年开始，希腊人就用鸦片来安神止痛。到公

元1世纪的时候，季奥斯科里泽斯在其所著《药典论》中对鸦片的功能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后来，人们为了取得鸦片而大规模地种植罂粟，这样，罂粟的种植便从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向东传播。在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文献资料中，一直没有对鸦片的记载；直到公元7世纪，罂粟和鸦片才传入中国境内。宋朝医书《开宝本草》中将罂粟称为“米囊子”。明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罂粟列入谷物类，并作出了这样的描述：“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之者。”

最早将鸦片当作刺激品来嚼食的是印度人。据说在印度有人在栽种罂粟时把两个相亲相爱的年轻人抓来，当他们的性冲动达到高潮时，使用一把尖利的刺刀穿透他们的心脏，用青年男女身体里流出的鲜血来浇灌罂粟，以此使男女之间如漆似胶的恋情溶入罂粟之中，这样会使炼出的鸦片味道更浓。14世纪罂粟在中国已开始大量种植，吸食鸦片开始风行起来。在中世纪时期，鸦片又回到了欧洲，而且欧洲在16世纪出现了新的鸦片制剂。1655年葡萄牙医生阿克斯陶注意到一些病人在戒断鸦片时发生了困难。当时鸦片的使用是同延长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使用鸦片被称之为是进入一种“天堂状态”。所以对使用鸦片可以导致人们对它的依赖性和上瘾并未引起注意。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土著人则发明了用鸦片拌上烟丝，搓成丸状，放在竹管上就火抽吸的方法。这种吸食鸦片的方法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迅速蔓延开来。1712年，法国旅行家肯普福在波斯（现在的伊朗）等地旅行时发现这一地区的人普遍吸食鸦片并且上瘾，他在游记中写道：许多邪恶的东西其根源就在于使用了鸦片，因为鸦片会使人们身体消耗，精神虚弱，心情抑郁，智力迟钝。

到 17 世纪中期，驾驶着三桅快船的英国殖民者，披着传播基督教世界文明的外衣，往返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向中国大肆走私贩运鸦片。美国政府也公然允许其鸦片飞剪船悬挂星条旗，来掩护他们向中国走私贩运鸦片的罪恶活动。一时间，鸦片烟毒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四处弥漫，不仅造成大量中国银元外流，更为严重的是，鸦片大大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清政府面对此景万般无奈，只好下令禁毒。1729 年，雍正皇帝颁布诏书，禁止在中国出售和吸食鸦片。1796 年，嘉庆皇帝下令取缔鸦片进口和种植。这种禁烟措施到林则徐手里就演绎出了虎门销烟的历史壮举。

18 世纪，欧洲国家开始出现滥用鸦片的报道，欣快感、成瘾性、耐药性以及身体依赖性的概念则大量见诸于滥用鸦片的描述中，但在当时这种现象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第一个向人们警告滥用鸦片会造成严重危害的人是伦敦的药剂师奥西特，他在 1763 年曾指出，如果鸦片的效能广为人知的话，那么吸食鸦片的成瘾性将更加扩散。到 18 世纪末，鸦片的不良影响及使用问题已在美国引起了严重的关注。

从 19 世纪开始，滥用鸦片的报道和描写开始越来越多。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在《一位英国吸食鸦片者的忏悔》中，如此记录了吸食鸦片时所产生的快感和上瘾：鸦片烟使人进入幻游状态，所有人间不如意的感觉如焦虑、自卑、负罪等都不复存在了，出现的是一种甜蜜、舒适、温馨的梦境。而你的整个身心都沉溺于这种氛围之中。到 20 世纪初，法国诗人科克托在《鸦片烟》一书中写道：鸦片很有耐性，吸过一次的人肯定还会吸第二次、第三次；鸦片知道等待，一旦你尝到了鸦片的味道之后，没有它你是很难活下去的。

梦神杀手——吗啡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统管睡眠的魔鬼之神叫做索姆努斯，他的儿子玛菲斯手里拿着的就是罂粟果；玛菲斯守护在酣睡的父亲身边，以免外面的吵闹声把他惊醒。到 19 世纪，这个手持罂粟果的玛菲斯开始漫游世界，使多少人在他的诱惑下昏昏入睡。

大约在鸦片以各种形式被人们使用了多年以后，1806 年德国一位年轻化学家彻诺首先从鸦片中分离出生物碱，并用玛菲斯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吗啡，吗啡的烈度为鸦片的 8 到 10 倍。现已有人用人工合成方法制造吗啡，吗啡为白色或灰色结晶体，味苦但无臭味，可溶解后注射。用药者会出现头晕、呕吐、便秘等症状。但吗啡却具有强烈而有效的镇痛作用，这种镇痛作用一时轰动了世界医学界。1858 年，美国的两位医生首次将吗啡应用于临床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吗啡及其口服液和注射剂的临床应用成为“世界医学界的重大突破”，大大提高了当时的医疗水平。人们惊奇了，吗啡几乎可以包治人间百病，它既可以用于抑制肾结石或胆结石所引起的剧痛，又可以在外伤性休克状态下维持肌体的基本功能。另外，在内出血、心力衰竭的情况下，它可以使身体免受进一步的损害。这样，吗啡便开始广泛应用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曾广泛运用吗啡静脉注射的方法为伤病员减轻痛苦。欧洲普法战争期间，吗啡也在战场上得以应用。吗啡成为世界标准的止痛药物，成为美国战略物资储备局的必备物品。但为时不久，医药界发现吗啡具有极强的成瘾性，特别是使用方便的吗啡针剂比鸦片粗制品更容易使人上瘾。皮下注射器同吗啡一起开始